

《記憶與玫瑰》

游順釗

自從 2014 年動手術後，覺得記憶力有所衰退。我的小舅是加州的一位資深麻醉專家。我問他，是否和前些時候，動手術使用重劑麻醉有關。他說，這樣的跡象與麻醉的關聯，迄今仍無確據。我的主治醫生也說，這可能是歲數使然，目前仍沒有對應的藥物。這都是內行人的話，不由得我不相信，但心裡總希望能找到一個辦法補救補救。

我的山居門前，種了好幾棵玫瑰。我最喜愛的是法國的 *Papa Meilland* 和德國的 *Duftwolke*（意為香雲）：這兩個品種的玫瑰的迷人處，是紅酒樣的濃豔，含蓄的芳芬和花瓣的手感，可惜種的為數不多。種得最多的是美國“伊后” *Queen Elizabeth* 品種的玫瑰，然而在色香方面，卻遠遜於法、德的。我的老伴，為了討我的喜悅，特地種了一棵 *Jude the Obscure*，權宜譯作“朦朧的茱迪”，色素淡黃，花瓣內攏，誘人的若隱若現的香氣。它的名字來自英國作家托馬斯·哈代（Thomas Hardy 1840—1928）的一本同名小說。

這些“伊后玫瑰”，雖不是花界的上乘選種，但花蕾發芽快，新陳代謝，綿綿不絕。每天大清早開門，頭一件事，就是數數玫瑰叢中的花蕾。啊，昨天是 41 個，今天開了幾個？新添了多少？若要數得準確，別以為容易。算的時候，要全神貫注，既不要算漏，也不要點數重複。換句話說，那就必須盡量動用短時記憶力（short-term memory）。對我來說，這絕不是無聊之舉，而是測驗和維持我的短時記憶能力，至於長期記憶力（long-term memory），除了一時想不起久遠的人名以外，狀況還算穩定。

赛珍珠（Pearl Buck 1892 — 1973）曾對上了年紀的，說了幾句安慰的話：“老年人的補償：雖然年近黃昏，可是可以少睡些，一天五個鐘頭就夠了。”可我呢？反為要多睡一兩個鐘頭！正常？不正常？天曉得！

到了這把年紀，一方面得承認歲月的無情，然亦覺得，應盡力把顧慮變成情趣，也不要把每天晨早，點點玫瑰的數目，認為是無聊的事。願與我同齡的讀者共勉！

此文原寫於 2016 年七月卅日於瑞士山居，離上網已一年半，時間就是這樣不知不覺地溜過。